肢残小伙自带“马桶”乘火车

行为艺术呼吁保障残疾人“方便权”

王金雷带着“马桶”准备进站上火车。

□晚报记者 王战龙/文 马健/图

轮椅上，小伙一手抱着“马桶”，一手持着“请给残疾人一些‘方便’”的字牌。

5月15日，第21次全国助残日，肢残小伙王金雷在郑州火车站西出站口上演了一场行为秀，抱着“马桶”乘火车，他说，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残疾人讨要“方便权”。

带着座便器上火车，呼吁给残疾人提供“方便”

王金雷今年22岁，老家在河南开封，现在郑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求学，患有小儿麻痹症，肢体二级残疾，行动完全依靠轮椅。

他说，曾经跟着一个演艺团体，有7年的卖艺生涯，坐火车全国各地演出，但是他发现，火车上并没有提供给残疾人的厕所。

“车上过道狭窄，坐轮椅很难通过，且火车的洗手间里并未设置残疾人蹲位，作为下肢残疾的人来说，我无法如厕。”王金雷解释道，“所以要么憋着，要么自带马桶。”

通常坐火车，他都是上车前先方便一下，然后一直“憋”到下车。

王金雷最长坐过20多个小时的火车，为了解决自己的“方便”问题，他在火车上不吃不喝。他说，最初的10多个小时还比较容易度过，最痛苦的就是最后几个小时，简直就是一种煎熬。

前几天，王金雷从媒体上获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于是萌发了用行为艺术来促进火车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念头。

在火车上，他体会到有多处不方便

在火车上无法“方便”并不是王金雷一个人的遭遇，他的背后是几百万残疾人。一个不完全统计数据是：肢体残疾者2412万人，占残疾人总数29.07%。人数最多，其中截肢者226万人。

中午12点多，王金雷一行坐上了郑州开往开封的K632次列车。

站台与车厢门齐平，乘客进出跟走平地一样，在一个列车员的帮助下，王金雷被推上了火车。

王金雷说，这算情况比较好的，有些地方的火车站还是老式的站台，站台和列车车体有几十厘米的落差，上车需要通过铁阶梯，进入车厢，必须有两个人前后抬着。

上了火车，在通往车厢的过道，王金雷又遇到一个难题，过道比王金雷的轮椅窄出了一个拳头的距离。王金雷只能奋力用手支撑起身体，坐在轮椅的扶手上，轮椅折叠后，被推到座位前。即便这样小心翼翼，通过过道的时候，还是蹭破了他的手。

王金雷说，自己的轮椅在周围残疾同学和朋友中间还是属于“小号”的，其他的大轮椅，通过火车车厢过道的时候，更为困难。

在火车上，记者发现，火车上的洗手间都是蹲便器，没有一个座便器。

王金雷说，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这一列火车独有，除了高铁和动车上有座便器，普通列车基本都没有座便器。

“火车上没有马桶由来已久，我希望通过这次行为艺术，能够促使铁道部门改善残疾人乘车环境，及早为残疾人设立座便器。”王金雷用力举了举手中的字牌，字牌写道：“请给残疾人一些‘方便’”。

八成新的电动车一直没人领，为啥？

周先生来领车时说了原因 孙女想要辆踏板式电动车 故意弄丢自行车式的 这已是第三辆

□晚报记者 张璇 实习生 靳丽洋

八成新电动车放了三天没人来领，巡防队员找到车主的家属院，说好了来领车，可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见人来领。孩子的爷爷来领车时说，这已经是买的第三辆车了。

5月4日下午4点许，人民路巡防队员李剑泉、吕宝成巡逻到城北路上一中学附近时，发现有一辆没上锁的粉色的自行车式电动车停在路边，车子约有八成新，车锁还在，可钥匙不见了。在车尾部挂有一个丰产路上一家属院的牌子。队员在原地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人推，于是先把车子推到了办公室，并在原地留下了联系方式。

三天过去了，还是没人来领车。经过打听，队员在经二路与丰产路附近找到该家属院。“没错，这是我们这儿的牌。”听说情况后，家属院的保安带着队员来到车棚，从存车的记录找到了车主的联系方式。“对，对，是我女儿的车丢了。”接电话的是周女士，她说，女儿前几天确实丢了一辆电动车，“她平时就丢三落四的。”周女士说，家里目前没人，她自己还在北环的单位里上班。“她学校就在那附近呢，星期一让孩子拿着发票去你们那领吧。”听到周女士这么说，队员又把车推了回去。

可是又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没见有人来领。

14日下午，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老人带着购车发票过来了，他说自己是孩子的爷爷。“孩子就在这边上学怎么没过来领？”队员觉得很奇怪。“别提了，这都是第三辆车了。”孩子的爷爷周老先生摆摆手说，前两辆买的都是这样的自行车式的电动车，孩子要么说车子没气扔在原地，等去找的时候发现没了，要不就是故意不锁车，两辆都丢了。周老先生说：“可能是想要一辆踏板式的电动车。”

线索提供 邓云勇

市青联与清华河南校友企业家同学会签订合作协议

今后，河南青年代表将有更多到清华进修的机会

□晚报记者 李雪 实习生 闫珍黎

5月14日，市青联与清华大学河南校友会企业家同学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签订该合作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整合两家优秀的青年代表资源，联合开展各种学习交流活动，提供更多的信息交流平台，进行最大化的优化资源，增强青年力量。

团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磊介绍，合作内容方向是对外交流、公益合作、学习培训以及委员推荐。

双方成员定期开展公益合作到儿童福利院、养老院等进行献爱心活动；委员推荐则是将有学习需要的委员推荐到清华大学进行继续教育学习。

“开展战略合作意义深远，以后要多加强学习、交流和人才领域的合作。”共青团市委书记刘建武说，“签字仪式将是我们双方优势互补、信息共享、互利双赢的开始，我们将努力构建双方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新机制，我相信，通过不懈努力，双方的战略合作一定能够结出丰硕成果。”

孩子聪明过人也有可能是患了孤独症

□晚报记者 裴蕾/文 马健/图

志愿者们在教孤独症孩子学习插花。

有这样一个孩子，翻开《新华字典》随便读一个字，他就会脱口说出这个字在哪一页。

还有一个孩子，随便说出一个日子，就能报出那天是星期几……

如果遇到这样的“聪明过人”的孩子，这样的“神童”，医生说他可能是因为得了病，你信吗？

5月14日，助残日前夕，在“孤独”与“社会”连线活动上，当专家讲出这样的事例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据专家介绍，很多看起来记忆力超群，被成人认为“更具优势”的孩子，其实有可能是孤独症患儿，如果孩子只是记忆力好、识别能力好，而很不愿意和别的孩子交流，爱重复同样的事情，家长们要留意了，千万不要因为孩子很聪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间。孩子一旦患上孤独症，多数都会出现社交方面的障碍，六成以上的孩子会伴有智力低下，智力没有问题的只有10%。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孤独症患儿家长甄岳说：“有的家长坚决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有病，不肯带孩子到医院就诊。还有的家长选择抛弃孩子，两人离婚把孩子扔给老人。这都对孩子融入社会非常不利。”目前医学界还没有找到预防孤独症的方法，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是关键。2～4岁是孤独症儿童的最佳干预时间，如果家长能在孩子4岁前带其就诊，医生能给出较为明确的诊断并及时进行系统的康复训练，这部分孩子往往在各方面的功能都会有所提高，从而更多地融入社会。